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辨非

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

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

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無色也

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聞非

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

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

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持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執得而持之大

象無形是已

無形曰微持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

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苦能

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

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

耳無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

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

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

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

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

合而為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

或視或聽或持故隨事強名耳

其上不瞰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瞰下昧

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

之定體莊子曰夫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

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

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

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

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

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

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恍者有之疑於無

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

可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

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

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

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呂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

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無端之紀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可以執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

王元澤曰推而上之至於無物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道之情得矣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李歐曰此章言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瞰昧察之湛勿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觀其用難測

以御有為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為士則未離乎事道者也終乎為聖人則與道為一事

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為一則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已

靈仙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為士前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微者

影之反也妙者危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為士者有此道而退藏於密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運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猶若畏四隣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

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己是由膝以上為涉集眾流為川涉川者犯難也冬者至寒之時徒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懼也故曰豫若冬涉川既涉則無慮矣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常若畏隣歛而不縱閑邪存誠非物採之其心不出故曰猶若畏四隣

儼若客

王元澤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纂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亂如賓對主曷敢造次

此作容字說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此作容字說

若李含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

渙若冰將釋

御註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水

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較所以為渙

字說曰真而散為渙夫水本無水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冰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曠兮其若谷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曰若濁

揚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為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隣防患於後若客

之不為主如水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能虛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強為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

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

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不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

無怵迫之情連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挽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虛故也盈而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呂吉甫曰然不曰虛而每曰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虛而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

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盈者虛也虛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子不居其聖已獨取虛者老子也實若虛者顏子也惟道集虛於此可見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極者衆會而有所至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離而吾心常微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虛極也心常寂守靜篤也

致虛則若谷能受羣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靜則若水能應羣動無一毫之撓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章草木復本改能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靜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脈和平此皆雙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虛靜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溫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復性則靜

靜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則知有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

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於命則謂之復者辭之序爾

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

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及其所自生與道為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已來不變之稱也知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真常無形無名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為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古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根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夫衆人不知道之真常以妄為常故歡樂用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遂於妄則自是非彼物皆

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眾邪莫當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

公乃王

舒王曰背私則為公盡制則為王公者德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內以業則顯而

外公與王合内外之道也

成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

盧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別既與此理契會義說為久

新說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則無古無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

可以沒身不殆其孰能致於此哉此章以歸根復命為義故首言虛靜終之

以道乃久者道以虛靜為先若捨此而入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為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

之世莊子所謂有秦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為之治至大至高

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譽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然親之固已踈譽之固已毀矣何者未能

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氏不及秦氏

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舉鳧謳歌與舜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纂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此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決焉智慧極大偽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

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

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唐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有不信之人十三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譽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

太上不言而化自茲以降帝有典謨王有誓諾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

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謂我自如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為德德

衰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此信不足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詩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大道者即太古無為之道也仁義不顯猶

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

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

道二帝為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偽十四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

慧以智為體智以慧為用智慧有大小也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

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為其以鑿為智以察為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偽滋生也若夫遠近並觀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其真淳風大行烏有大偽者哉

六親不和而有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

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

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十五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

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

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乃有忠臣匡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逢

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此章言道
隱於小成名生於不足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絕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人當反
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
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
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
命之真日趨燥競之域若絕棄法令則民
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莊子曰措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
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
蓋威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
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
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
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
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
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澤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
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巧機巧也巧者善偽利貨利也見利忘義
絕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

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絕棄巧利
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
曰斲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
曰斲玉毀珠小盜不起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
已遠為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今屬其
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反樸而

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
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
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
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樸則抱

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
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
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於無所與
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為不為
則無聖無智矣抱樸此仁義所屬也全材
之謂樸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
無仁義矣少私寡欲此巧利所屬也自有

之謂私有物之謂欲而巧利由以生私欲
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脰篋篇正以明
聖智仁義巧利之害與此章同意

私者吾之身也少私則不以巧利累其身
欲者性之動也寡欲則不以巧利亂其心

李暉曰此章言去滋蔓在乎技本抑橫流
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真素見仁義
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絕然後
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溫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為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而無憂也

絕學者體道也體道則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為寒暑之序不悅生不惡死以死生為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憂之有且絕者非謂絕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以絕學為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者忘心此學所以絕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絕彼楊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絕之之意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

為二達人觀本實非異

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如阿如惡學則為智不學則為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衆人務學不能冥會事物畢召反挽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若不絕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為文未有央止也
荒不治也若不絕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

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為美春者萬物奮張離

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熙者性動而悅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覽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絕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靜外游是務其志熙熙然得其義理如悅厚味以養口腹博其見聞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跡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

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

復乎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

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乘乘者運動貌至人靜則與嬰兒同動則

乘萬物之變而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

衆人皆有餘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享太宰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矣故次以

有餘

衆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

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者為

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

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爾

絕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為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若遺為義衆人務學

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

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絕學則

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纂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

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

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

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

其真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

謂也

小明為昭不明為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

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

隱匿以為昭昭之明昭者非大明也絕學

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別故若

昏也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

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

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

寬大矣所謂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

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挂可食故伐之條可用故割之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

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

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

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

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求用於世所

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絕學之無用為真

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

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

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

兒以母為本未孩則食其本既孩則食其

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

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

主絕學為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絕學為言篇中句句皆有絕學之意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為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絕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墨九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焉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威德之至也威德容貌若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

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如此觀察名為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若有若無曰惚此即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

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

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真而更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